

喋血 阳澄湖

YANGCHENGHU

汤雄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喋血阳澄湖/汤雄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81137-788-0

I. ①喋… II. ①汤…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4164 号

喋血阳澄湖

汤 雄 著

责任编辑 杨 婷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 苏州市三香路 998 号 邮编: 215000)

开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60 千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7-788-0 定价: 29.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的还是在支队组建后胡肇汉在两次战斗中的表现。

太平桥自卫团是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有百把人与二十多条长枪、五把短枪,由于近来该团又掺入了一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所以成了一支典型的杂牌军,人员良莠不辨,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该团团团长本非行伍出身,对聚兵打仗一窍不通,所以队伍人心涣散,纪律松懈,一遇到外敌,只会作鸟兽散。此队伍打仗不行然而欺侮当地百姓却是强项,打家劫舍,偷抢扒拿,口碑极坏。“八·一三”上海沦陷后,该团中几个兵痞更是浑水摸鱼,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泖泾、陆墓等镇,骚扰民众,无恶不作。为首的一个名叫项秋生的兵痞,自恃人高马大,武艺高强,更是目中无人,啸聚一方,为此,人称“小霸王”。

战斗是在1938年夏日的一天上午打响的。这天,太平桥自卫团一帮心存不良者又窜入消泾镇偷鸡摸狗,村民紧急向何锡光部求援。恰何锡光有事回了太湖,朱康如就当之无愧地召集队伍,奔赴消泾镇迎战对手。一场短兵相接的枪战之后,朱康如等因缺乏作战经验,竟当场有三人身负轻伤,一人身负重伤,当下全队阵脚大乱。“小霸王”见状,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朱康如等来不及撤退的几个人,来了个瓮中捉鳖。

“小霸王”抓住朱康如等人之后,得意忘形。他令手下把朱康如等人捆绑后,将其按在镇口打谷场上,口口声声叫嚷着要把俘虏们“点天灯”或“种荷花”。“点天灯”与“种荷花”都是当时土匪强盗们独创的一种酷刑,“点天灯”即是把人绑在树上,身上裹以泡浸煤油的棉胎,外用铁丝缠紧,然后放火点燃,当场焚烧至死;“种荷花”则是把人紧绑在扁担上,然后双足合并,插入一瓮髻之中,连人带瓮直挺挺扔进阳澄湖中,使人沉溺而死。

朱康如等人被捕,自知末日将至,吓得脸无人色,有的当场尿了一裤裆,有的愤怒地破口大骂,拼命挣扎。但一切都已无济于事。绝望中的朱康如痛骂临阵失踪的胡肇汉绝情寡义,是条银样镗枪头的“虫干”。

然而“小霸王”等人在俘虏们乱成一团之际,已搜来棉胎、煤油、铁丝等物,狞笑着准备动手了。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忽听场外一声大喝:“且慢!”众人闻声看去,只见身材干瘦的胡肇汉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镇口的银杏树下,敞胸坦腹,腰插双枪,毫无惧色地直向现场走来。

“有种的跟我来比比试试!”胡肇汉一边吼叫一边走,来到“小霸王”面前三五丈的地方才站住了脚。

“小霸王”见状,不由发出一阵轻蔑的狂笑。他用眼角扫着胡肇汉,反唇相讥道:“看来,来者是一方英雄好汉,要来单身劫法场不成?”

胡肇汉胸有成竹,继续使用激将之法:“没有金刚钻,敢揽细瓷活?有种的,你们和我比比试试武艺。赢了我,我甘拜下风,立马走人;输给我,你们可得



与此同时,小菱正在隔壁孙大娘家给赵阿山换药呢。

赵阿山是本地湘城镇人,他从小丧失了双亲,是个在地主家的牛背上长大的孤儿。19岁那年,他跟着一个江西来的补碗师傅学手艺,背起了小火炉,跟着师傅天南海北地做补锅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师傅丧生于日寇的炸弹下,孤身一人的他,愤而参加了陈毅领导下的一支队,当上了新四军,接着,就跟着支队东进来到了自己的家乡。在袭击上海虹桥飞机场的战斗中,他不幸负伤,跟随刘飞主任一起,被送到了阳澄湖畔的后方医院。赵阿山的伤在小腹部,当时,子弹都把他的肠子都打了出来。现在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伤口已愈合。

当时后方医院的条件十分简陋,医疗设备几乎等于零。在这样的医疗条件下,伤病员的伤口时常要红肿发炎,有些嵌在身体深处的子弹头,就只能看着它留在体内了。

“阿山,依要熬一熬。”细眉细眼、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小菱每次给伤病员换药上纱布,总要事先用她的上海普通话打支预防针。她最怕伤病员有时忍不住痛叫唤起来,那样,她会慌得连手都哆嗦的。

“放心,当时肚肠都出来了,我也只是把它塞进去,现在这点更算不上什么了。”28岁的赵阿山笑嘻嘻地盯着小菱直拍胸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等小菱按时来给自己换药,已等得有点坐立不安了。

小菱听了,两眼就笑得成了一对缝。

10月中旬的“秋老虎”还是那么嚣张,小菱刚为几个伤员换过药,额头上便渗出了涔涔的汗珠。她干脆解开了军装上的风纪扣,取下了头上的单布帽,让两根羊角辫自由地翘起在半空。

赵阿山配合地把裤子褪到小腹部,就坐在桌子上,让小菱蹲在那里为他换药。一层层纱布解开了,紧挨肚脐眼下面的那个原来足有半根筷子长的伤口,现在已痊愈了,横卧在那里,就像一条狰狞的蜈蚣。

“好了,明天可以拆线了。”小菱用药棉蘸着碘酒,细心地在伤口周围消着毒。

“明天,就可以,拆线了?”赵阿山不由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两只眼睛不规矩地直往小菱敞开的领子里游移。敞开的领子里,小菱那粉嫩凝脂的胸脯,就像一块吸铁石,强烈地吸住了赵阿山的视线。

“还痛不痛?”小菱用纤巧的手指按了按伤口两边,习惯地问道。

可惜赵阿山没听见,他的视线已扰乱了他那颗年轻的心:雪白的胸脯上,一条深深的乳沟,优美地向下伸展开来,两峰挺拔的乳房,随着小菱的呼吸而时起时伏。这两个月来的朝夕相处,赵阿山已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可爱的女卫生员,以至他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巴望小菱马上来到他身边,为他换药调纱布。



应该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先遣总队司令。”

面对两挺崭新的歪把子机枪和白花花的银元，胡肇汉心花怒放，但他不得不强装平静地向一边的赵北看去，向赵北作着请示。

国民党江苏保安团早就投靠日军了，赵北见状，哪有不允之理，连忙向胡肇汉连连点头。

就这样，胡肇汉又接受了中山亲自签发的委任状，还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日寇的馈赠。

事到如今，惯于见风使舵的胡肇汉，又找到了自己的一座有力的靠山。他自以为聪明绝顶：前有国民党保安团、“和平救国军”和“忠义救国军”等一系列国军挡着，后有小小日本撑着，自己这下总可以高枕无忧了。殊不知就从那天起，他便彻底把自己摆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实，胡肇汉走到这么一步田地，主要还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的流氓投机本性在起作用。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别说本来就一心想鱼肉人民、作威作福的胡肇汉了，就连一些曾热血沸腾、早期就投入抗日第一线的人，也在这一片黑白混淆、敌我难辨的情况下，迷茫困惑甚至怯阵退缩。

周嘉禄与高泉发，就是这样的两个典型人物。

周嘉禄与高泉发，都是阳澄湖东岸泅泾人，新四军东进时，手下拥有一些兵力的地方武装头目周嘉禄与周嘉善弟兄俩，被吸收进新四军，周嘉禄还被委任为“江抗”五路二支队队长，其弟周嘉善被任命为班长。新四军西撤时，周嘉禄的一百多人的部队，被编进了主力，并随着主力开拔去了苏北，就连其弟周嘉善也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第一线，并在战斗中担任了连长。但是，周嘉禄和高泉发却因留恋各自的家业，取下了胳膊上的“江抗”番号，带着十几个人与一挺轻机枪、6支驳壳枪及一批子弹，一起留在了家乡。

新“江抗”成立后，面对全连仅有的两支短枪，情急中，大家很快想到了周嘉禄与高泉发，决定由曾与周、高一起并肩作过战的司令夏光亲自出马，前去动员周嘉禄与高泉发和新“江抗”一起合作抗日，并决定请周嘉禄担任“江抗”东路司令部的参谋长。

事不宜迟，夏光带上赵阿山，便匆匆直奔陆巷村。

现在的赵阿山，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对生活粗枝大叶的“土包子”了，他在陶祖全的启发下，开始纠正自己平时不讲卫生、爱说粗话的坏习惯。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决心以一个崭新的面目来追求心中的所爱，以获得护理员小菱的好感。

自从那天陶祖全向小菱解释了赵阿山的心情后，才17岁的小菱姑娘很快原谅了赵阿山，但心里仍多少有些尴尬。所以，当小菱来到赵阿山面前要为他检查伤口或换药时，一想起上次的事，她的小脸上仍不由要红一阵白一阵。

“丽娟……”叶诚忠再也控制不住心头的激情，猛地一张手，将对方搂在了自己宽阔的怀里。

孙丽娟只来得及“哼”了一声，便软软地倒在对方的怀里，幸福地闭上眼睛。

“丽娟，我要娶你，我要娶你……”叶诚忠急促地呼吸着，狂吻着丽娟那被风霜吹得不那么光滑的脸庞。一团团从他嘴鼻里喷出来的热气，烤得丽娟幸福得快要昏过去了。

“你，慢一点……”丽娟毕竟是过来之人，她要比初出茅庐的叶诚忠来得清醒，她用力躲开对方雨点般的热吻，不无冷静地提醒对方说道：“你可别忘了，我是孤孀（寡妇）呢。你以后要被人笑话的。”

“丽娟！”叶诚忠浑身都被火燃着了，一用力，把娇小的孙丽娟悬空搂着，整个紧紧抱在了怀里，“让人家去笑好了，反正我不嫌，我永远不会嫌……”

这时，杨浩庐的警卫员李冬生从远处跑来了，还没来到叶诚忠他们面前，便生气地低声说道：“叶排长，我到处找你，你却在这里。夏司令有话了，命令大家赶快回去休息几个钟点，等会就要出发了！”

“是！”叶诚忠闻听，这才无可奈何地退出温柔之乡。

回到借宿的孙丽娟家，与叶诚忠同宿一个房间的赵阿山和陶祖全还没休息，正在洋油灯下说话呢。房间里，陶祖全嘴上的旱烟筒一明一灭，一股醇醇的黄烟味飘散在空中。见到叶诚忠容光焕发地走进屋来，陶祖全机敏地一眼就发现了对方脚上穿着的新布鞋，于是，他又借题发挥地调侃起了赵阿山：“看看，人家诚忠就是比你强，新鞋子，看到了，新鞋子都穿到脚上了呢！”

赵阿山闻声往叶诚忠脚上一看，可不是，一双与众不同的特别加厚的新布鞋，黑帮白底的，在灯光下特别显眼。于是，赵阿山不无醋意地说道：“哎哟，我说诚忠呀，真是‘会捉老鼠的猫不叫’，你可真有两下呀！”

“就是嘛，就是嘛。”陶祖全接过赵阿山的话头，继续往他的心事上扎，“你要再不改掉你那土包子的样子，只怕人家以后连看都不想再看你一眼了呢！”

赵阿山急得直叫冤枉：“我烟也戒了，牙也刷了，脸也一天要洗上好几遍呢，还要叫我怎么改呀？”

“你以为就是靠刷牙洗脸就能改掉你身上的土包子气吗？”陶祖全使劲忍住笑，以致一口烟呛得他直咳嗽。

“我的亲爷，你就明说了吧。我身上哪里还有土包子气？”赵阿山快向陶祖全哀求了。

这时，叶诚忠得意洋洋地插嘴了：“领子，还有衣领子呀衬衣管呀，也要注意，不要一年到头懒得洗，弄得像剃头店里的刮刀布似的，让人家一看就恶心。”



原来，来人竟是昆山巴城日本警备队中山派来的特使，一见到胡肇汉，便盛气凌人地劈头就问：“胡司令，中山大队长派我来向你讨杯喜酒喝。”

“中山大队长？”胡肇汉像被火烫了似的直跳起来。

“你不是又荣任新四军‘江抗’的副司令了吗？”

胡肇汉顿时脸色都变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日本人的消息这么灵通，才隔了一天，便已什么都知道了。幸亏刚才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于是，王群连忙向特使解释，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向来人作了汇报，特使的脸色这才和悦了下来。

“光说不练，不是好汉。中山大队长可是等着你的行动哪！”特使说完，留下这句沉甸甸的话，就起身扬长而去。

望着特使的背影，胡肇汉感到有股寒气从脊梁骨下油然而生。他像害了牙痛似的倒吸着冷气，喃喃自语道：“想不到日本人的消息这么快，才昨天的事情呢！”

王群也对中山的信息如此灵通而百思不得其解，不由怀疑道：“莫非他们在这里有耳目？但就是有耳目，也不会传得那么快呀！”

江苏省保安团团长江北的信息，就明显要比日本人来得慢，他是胡肇汉特派曾文标前去汇报了情况后才知道的。不过，他对于胡肇汉部队被“江抗”改编的事情却没有表示多大的惊讶，相反，他认为胡肇汉打进新“江抗”对他们今后的反共活动更有利。赵北当即拿起电话筒，向昆山与常熟的两支日本警备队长转达了胡部的真正用意，并取得了日军方面的理解。

有关胡肇汉出尔反尔、奸诈狡猾的为人，夏光他们并不是不了解，在当时群寇竞起、乱贼纷争的特殊环境里，他们只能这样做。而且，新“江抗”又怎么会就此放掉胡肇汉呢？没几天，夏光就派去警卫员李冬生，向胡肇汉下达了联合作战的命令，命令胡部配合“江抗”攻打常熟梅李伪军的据点。

这是命令，又是试探，胡肇汉对此心明如镜。一时上，就有关配合还是不配合的问题，他与王群等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梅李据点是国民党江苏保安四团设置的，这两年来，他们狗仗人势，横行霸道，给梅李一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江抗”欲除之已久，这次决定要好好教训他们一下，同时夺取些武器弹药，装备自己。

夏光向胡部具体下达的任务是，战斗打响后，胡部抽调一部分兵力，打外围，以接应新“江抗”。

然而，胡肇汉接到命令的时候，新“江抗”已悄悄地运动到了梅李镇旁的伪据点附近，不等胡肇汉来得及向赵北通风报信，采取防范措施，一场突袭战已打响了。整整两年有恃无恐地盘踞在梅李据点的国民党保安四团某连措手不及，当即全线崩溃，一个个在美梦中不是做了俘虏便是做了枪口下的死鬼。当胡部见势不妙想将计就计，硬着头皮装模作样出兵时，担任主攻的吴立夏与他的战



具,怎可当锅?小勤务兵烧了半天的干柴,石臼内没烧热,干柴倒烧光了。无奈,小勤务兵就把灯草充当燃料。可是,灯草又能有多少火力?这下,更不知要烧多少灯草才能把石臼烧烫呢!正左右为难时,小勤务兵灵机一动:灯草不是能点油的吗?把油倒下去烧!灯草拌上油,火势肯定旺。想到这里,小勤务兵就把灶间里还有的一髻油拎了过来,倒在石臼下的灯草上,同时,又把油泼在石臼四周,想引火上燃,加速石臼的温度。

不料,小勤务兵忙了一天,腰酸手软,一不小心,“噗”一声,那只油髻居然脱手滑落,把半髻菜油倒在了石臼里。这下,可算是闯祸了,偏方制不成,反把60只麻雀全给糟蹋了,要让胡肇汉知道,不死也脱层皮呢!于是,小勤务兵三十六计走为上,趁胡肇汉还在睡大觉,就脚底抹油,连夜开了小差,逃走了。

睡梦中,胡肇汉被一阵奇香激醒,睁开眼睛,连喊几声勤务兵的名字,没人答应,便支撑着个病歪歪的身体,来到门外看个究竟。这时,他只见石臼里冒着缕缕蒸气,里面正散发出一阵阵诱人垂涎的香味呢!胡肇汉捞起一只煮得金黄澄亮的麻雀送到嘴里,顿时,一种肥而不腻、酥而不烂、奇香扑鼻的美食,使他食欲大增,吃得他眉开眼笑。

原来,小勤务兵打翻了菜油髻,半髻油倒在石臼里,油浮于黄酒上,火燎到油面上,一直燃到天亮,把石臼里的汤水麻雀一起焖烂了。胡肇汉无意中独创了这道美味后,自是原谅了那个弄拙成巧的小勤务兵,他当即找回那小勤务兵,经常让小勤务兵按照此法“熬”麻雀吃。这熬法毕竟与熬药有所不同,所以从此改称“卤”了。

王白妹闻声,带着一股脂粉香,风摆杨柳般地来到胡肇汉面前,从他手中接过偏方。只一看,王白妹便拿腔捏调地叫了起来:“哟,肇汉,你又不是不晓得我是开眼瞎子,拿这来寻我开心呀?”

胡肇汉正心里烦着哪,所以气呼呼地夺过偏方,照本宣科读给王白妹听:“麻雀60只,伏黄酒30斤……”

“天老爷,麻雀60只,叫我到哪里去弄呀?你还是把自己裤裆里这只麻雀弄下来,煎煎爆爆煮了吃吧。”

“啪!”要放平时,王白妹这种笑话,胡肇汉听了只会感到快活。可是,今天他烦着哪,所以不等王白妹这不知轻重的笑话脱口,胡肇汉就忍无可忍,挥手扇了心爱的姘头一记耳光。

王白妹自与胡肇汉姘居这么多年,别说胡肇汉打他了,就连骂都没有骂过她一句,今天冷不丁挨了胡肇汉一记大耳光,不由愣怔了好一会,这才“哇”一声哭出来。然后,她一头撞向了胡肇汉,与胡肇汉撕扭成一团。胡肇汉左躲右闪避不过,一时性起,竟拔出手枪,对着王白妹一声怒吼:“妈的,再闹,老子毙了你!”王白妹见状,不由又气又怕,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天抢地了起来。

横河边，顺着河坡跑了起来。她知道，越过这段河坡，前面就是沈家村，只要一到沈家村，她就有办法弄到小船，然后离开湘城镇，进入阳澄湖了。

然而，她终于还是没有摆脱后面的追赶。正当她刚奔出坡岸，越过那用四根毛竹搭成的简易桥，来到横河对面时，前面的蚕豆田里，迎面就出现了两个汉子。

“站住！你给我站住！”两个汉子踩着蚕豆苗，志在必得地向她迎面扑来。

孙丽娟见势不妙，转身就跑，情急中，她的鞋子掉了也顾不得捡，干脆踢掉了另一只鞋子，光着脚板在烂泥地里疾奔着。她一边奔，一边把手伸到香袋里，把碗底的那块纸折给抠了出来，捏在了手中，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销毁情报。

“站住！再跑就打死你！”孙丽娟好不容易往回奔出几十步，眼看又可以一头钻进青纱帐里匿身时，迎面的芦苇林中，窜出刚才她看见的那个男子。随着一声胜利的狞笑声，一支乌黑溜圆的枪口就直直地对准了自己。

孙丽娟心一沉，知道自己这回跑不掉了。于是，她一低头，就把手中的纸折塞进了嘴中。

“妈的，吃什么？吐出来！”三个男子围了上来，剧烈的奔跑使他们气恨交加，七手八脚地抽打着孙丽娟。

孙丽娟一边使劲地挣扎，一边拼命嚼着纸片往下咽。她知道这份情报至关重要，它不但涉及新“江抗”的作战计划，还涉及常师傅的身家性命，或许还有肖琴芳的人身安全呢，一旦落到坏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尽管口鼻里都被打出血来，但她仍拼命地咀嚼，并费劲地咽下纸条。

“吐出来，你他妈的给我吐出来！”一个家伙叉开五指，狠狠捏住孙丽娟的两腮，试图掏出她嘴里的东西，但已迟了，孙丽娟的口腔里只有红红的鲜血与黄黄的纸汁。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凭什么打人？”孙丽娟愤怒地瞪着对方，尖声大叫着。

“那你他妈的跑个什么？”

“脚生在我肚皮底下，我愿跑就跑！”

“还犟嘴？”为首那个男子恼羞成怒，又要扬手抽打孙丽娟，被另两个拦住了：“算了，把她带去见了副司令再说！”

.....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派谭震林到苏南东路地区加强领导，继续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洋沟湊一战，使我党我军进一步清楚地看到了苏南东路地区抗日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意识到了阳澄湖这根轴心的重要性。根据党中央的任命与指示，谭震林（化名林俊）出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兼政委，何克希任副司令员，并成立中国共产党东路军政会，由谭震林任



“那，你刚才逃个什么呢？”

“我看见陌生的男人就吓得要死，所以逃的。”

“别瞎说了，你分明是做贼心虚嘛！说吧，就说说你逃跑的理由吧。”

“我没什么理由，就这个理由！”

“他妈的！你跟这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女人啰唆个什么！”胡肇汉一个眼色，刘彪再次跳了起来，一把拉开王群，一手满把叉住孙丽娟的颈脖，一手“豁豁”几下，把孙丽娟上身那件薄棉袄全划开了。刺刀的锋芒直划到孙丽娟的肉体上，雪白的胸脯全部裸露在外面。一道深深的刀痕里，顿时涌出了鲜红的血液。

“畜生，你这个畜生！”孙丽娟又痛又惊，拼命卷起棉衣，号啕大哭。

“豁”，又一刺刀，刘彪的刺刀挑在孙丽娟护在胸前的手背上，顿时，手背上豁开婴儿嘴巴似的一条大口子，痛得孙丽娟一声尖叫，顿时滚到在地上。

“你说不说？不说，我马上开了你的膛！”鲜血激起了刘彪渗透在骨子里的兽性，跟上重重一脚，踩在孙丽娟的胸脯上，龇牙咧嘴地用刺刀对准了孙丽娟血肉模糊的胸膛。

“畜生，你杀吧！你杀吧！你杀了我，我做了鬼也会去寻你的！”孙丽娟躺在地上号啕大哭，哭声震天动地。几个心软胆小的士兵不敢看了，吓得回过头，闭上了眼。

“不是吃下去了吗？干脆剖开她的肚皮，看看都是什么情报！”胡肇汉的杀性也被刘彪激发起来了，他高高地坐在桌子上，冷笑着怂恿着刘彪。

“听到了吗？”王群抓住最后一线希望，免死狐悲地再次走上前，在孙丽娟面前蹲下身子，“丽娟，你就告诉我吧，真把他们惹火了，我可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呸！”孙丽娟彻底看透了面前这班豺狼的真面目。此时，剧烈的疼痛与愤怒，已使她抱定了必死的念头，她歇斯底里地狂叫了起来，“你们这班畜生——”

与此同时，一道寒光闪过，彻底失去理智的刘彪手起刀落，随着孙丽娟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刺刀穿透了她的肚皮……

“扑通”一声，一边一个胆小的家伙，当场吓得昏了过去。

据说，人称“活阎王”的刘彪残忍地杀害了孙丽娟后，还当场剜出了她的心脏，把还在“扑扑”跳动的心脏扔在油锅里炸着下酒吃。此说仅是传说，并无记载，但胡肇汉他们当场割下孙丽娟的头颅，悬挂在消泾孙丽娟家门前的大树上，以恫吓所有敢与“江抗”联系的人们却是真的。这是革命老人石雪珍在她的回忆中多次提及到的悲惨一幕。



“他这不是在乖乖地根据你的话在办事吗？”汪秀兰还在为李冬生抱不平。

“简单！他们要上王白妹的腔，是迟早的事！一个姘头，抄与不抄又有碍什么大局？日本人才懒得去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呢！”汪何仁边说，边忧虑地原地踱着圈。末了，他忽然一跺脚，对汪秀兰命令道：“赶快收拾收拾，离开这里！”

“爹，这样反而不好吧？人家‘江抗’反而会生疑呢！”

“你懂个屁！”汪何仁越想越不对劲，“说不定，这小子早已被人家盯上了呢！赶快收拾收拾，离开这里！”

然而，汪何仁还是迟了。他令汪秀兰草草收拾了一点行李后，便装作云游四乡的样子，带着汪秀兰离开了湘城镇。然而，他们刚走到镇郊，就被早就跟踪在他们身后的“江抗”特务连的战士们在没人的渡口处扣下了。

“汪先生，请留步。”几个身穿新四军军装的战士在陶祖全的带领下，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出现在汪何仁父女俩的面前。

“你们是‘江抗’……”汪何仁脸色陡变，却仍强作镇静。

“不错，我们有位弟兄病了，正想请汪先生出诊呢。”陶祖全冷笑着走上前说道。

“啊呀，我正要去苏州家里拿点药来呢，这里的草药断档了呀。”汪何仁还想要滑头脱身。

“只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们的人正在司令部里等着你呢！走吧，汪先生！”陶祖全侧过身子，让出通路。

无奈，自知末日已到的汪何仁只好灰头土脸地摇着脑袋，走在了陶祖全他们前头。

汪何仁父女俩一进小学部，便双双被隔离开来。不容汪何仁反抗，他已被战士们扑倒在地下，从他的左边胳肢窝里，发现了一枚日本太阳旗的文身标志；与此同时，在隔壁的小菱等女战士们，也从汪秀兰随身携带的腰子形的藤篾中搜出了一台小型的无线电发报机。

汪何仁父女分别接受了夏光与杨浩庐的审问。

面对如山的铁证，汪何仁为求得饶命，当即一一如实交代了他受苏州日军警备司令部的派遣，潜入阳澄湖地区刺探我军我党情报的事实。倒是汪秀兰似乎还讲几分情义，在谈到李冬生的问题时，闭口不谈，只是一个劲地呜咽痛哭。

其实，汪秀兰的抵抗大可不必，因为早在李冬生一回到司令部的时候，就被关押起来了。此时此刻，李冬生正在另一个房间里接受审问。

当天上午10时左右，陶祖全亲自带领着特务连的一个班，迅速来到太平镇，搜查了胡肇汉姘妇王白妹的家，并在她的家中搜出了数千斤囤积的大米与面粉，搜出了堆得满满一院子的布匹与绫罗绸缎。当时，王白妹还撒泼打滚大



家,也等不到一个上门求医的病人。”

胡广兴正在门口搓草绳,他见汪何仁只是招呼他过去说闲话,便一边让妻子广兴嫂为他沏茶倒水,自己复又坐到灶口烧火去了。当时的“老虎灶”是烧着糠的,一畚箕着粮倒下灶膛,一把火就变成了灰烬,得不断地往里添料,才能保持火力。飞腾而起的烟火常年烟熏火燎,把胡广兴的一双眼睛弄得整年又红又烂。

“老板娘,形势对人民很有利呀!”突然,汪何仁见身边只有广兴嫂一个人,突然压低嗓音兴奋地说道。

“什么行水?”广兴嫂诈痴不癫地问道。

“啧,就是抗日的势头嘛。”

“哦。”广兴嫂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管它呢,肚皮也吃不饱,谁有这种闲心思去管什么抗日抗月呀。”

“唔,不错,不错。”汪何仁冲广兴嫂赞许地直点头,“你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嘛!”

“我一个女人家,不懂的。”广兴嫂为汪何仁沏好茶,就笑咪咪地忙着去招呼其他茶客了。

正是数九寒天,又是农闲,所以茶馆成了当地上了点年纪的男性唯一的去处。不一会,茶馆店里就坐了不少人。屋柱上,贴着的“莫谈国事”分外醒目。

这时,几个老茶客来到汪何仁面前,请他把脉问诊。汪何仁就边喝茶,边随手望闻问切,开起了方子。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位郎中眼神飘移、答非所问,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呢!果然,汪何仁很快打发了那几个老茶客,而且大度地挥挥手,不收分文铜钿。

当广兴嫂一圈兜下来,提着铜吊子来到汪何仁面前,为他续水时,忽然,他又神色认真地望定广兴嫂,低声说道:“老板娘,昨天半夜,听说姓胡的只带了十几个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太平镇,住在了王白妹家。”

“你是说胡司令?”广兴嫂波澜不惊地顺口问道。

“胡什么司令呀,一个大汉奸!”汪何仁似乎对广兴嫂的敌我不分很不满意,“他的部队,都是口吃南边饭,心向北边人的坏东西!”

“哎呀,我说汪郎中,你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现在瞎说一通,是要倒霉的。”广兴嫂不由把嘴凑在汪何仁耳边,不无紧张地提醒道。

“瞎说?我活了这把年纪,是从来不瞎说的。”

“我不是说你瞎说,而是叫你不要瞎传。”

“怕什么?我是不晓得‘江抗’在哪里,要晓得,我早就去报信了!这种汉奸,一天不除,天底下一天不太平。”汪何仁愤愤不平,两眼中尽是怨恨与仇视。

“看你看你,越说越不对头了。和我说说没事的,但和人家可千万不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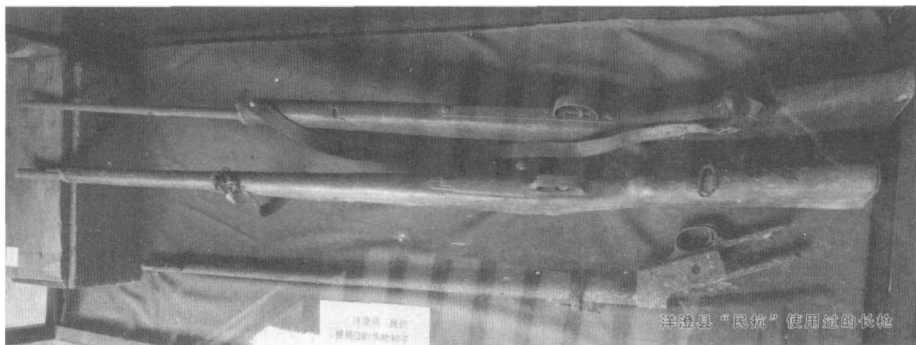
来的炮弹炸伤昏倒的,等到醒来,部队已撤走。他们便爬到其他烈士的遗体旁隐蔽了下来。天黑起雾后,他们慢慢地爬下阵地,来到了姚家娄。这时,敌人还没撤,万一天亮后敌人来搜查,就不好办了。李巧英十分焦急。正这时,忽然她家门口又闯进三个壮年人。原来这三人是西张家浜村的张姓村民,因为敌人住在西张家浜不好回去,想来要点吃的东西。看到李巧英家这种情况,他们主动提出用船偷偷地把三名伤病员送到后方医院去(周店塘河被敌人封锁,送往张家浜有危险)。不多时,他们三人弄来一艘船,船上铺好了柴草。李巧英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新棉被和隔壁借来的一条棉被送到了船上,又扶着伤病员上船,盖好被子,再回家拿来了饭和一些鸡蛋。在朦胧的夜雾中,这艘载着三名伤员的小船,绕过敌人的岗哨,经常熟辛庄,安全到达杨树园另一支“江抗”部队的驻地。

就在这三位勇士将三名伤员运出姚家娄不久,西张家浜的敌人用麻袋装着十余具尸体,乘汽艇撤退了。

12月14日上午,“江抗”部队也撤出了东张家浜。东路特委书记张英带领随军工作队来到周店塘河西岸打扫战场。“江抗”指挥部的首长临行前交代:一定要把牺牲的22名烈士的尸体找到,妥善处理后续。但经过清点,只发现19名烈士的遗体。大家正在疑惑时,李巧英来了,她向领导汇报了昨夜救出三名伤病员的情况,在场的人们都被李巧英及三位勇士的精神所感动。张英发动大家弄来了19具棺木,由张卫民等人将烈士收殓,并用船装运到了常熟东唐墅安葬(现移葬常熟市烈士陵园),在那里还召开了一个庄重的追悼会。



张家浜战斗纪念碑



洋澄县“民抗”用过的长枪



洋澄县“民抗”用过的短枪

2月10日,陈鹤县长发布了《洋澄县政府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洋澄县政府成立宣言

正当国内形势剧变,反共内战已在华中爆发的今天;正当中国大资产阶级再度背叛革命,准备投降的今天;正当亲日派、顽固分子在东路反共尖兵、走卒乘时蠢动的今天,东路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宣告成立。我们洋澄县政府也在艰苦奋斗中诞生了,这在目前是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洋澄县政府的成立,除了具有东路行政机构改组的一般政治意义外,还有它的特殊意义!

为什么要设立洋澄县呢?

第一,洋澄县政府盘踞着顽军胡肇汉,勾结敌伪,阻挠抗战;近且奉其主子反共投降的命令,与西面顽军遥相呼应,企图伺机而动。我们设立洋



本已十分脆弱的神经,所以,每当她看见张晨曦与江影他们并肩而立的时候,她心里总要油然升起些许酸楚的嫉妒和自卑感,这种特别的感觉促使她始终没有勇气再往前走一步。她只能远远在一边听着看着,用心感受这满腔希望给她带来的幸福与憧憬。

正因为如此,藏在她口袋里的两双细纱白袜都被揉皱了,她仍没有勇气送给她的意中人。

“进来进来,都进来吧!”江影教完一曲,趁稍微休息的时候,对着围在屋外看热闹的乡亲们热情地招着手,请大家进入屋里来,一起接受他们的抗日宣传教育。

望着江影红扑扑的圆脸蛋与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那种可气的自卑感又蓦地袭上了肖琴芳的心头。她不由慌乱地连连倒退,躲在了那群嘻嘻哈哈的乡亲们身后。

前不久,她已从张晨曦嘴中得知了江影简略而又不简单的人生经历。江影,原姓谢,1924年7月5日出生于上海虹口同加路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因出生在炎热的盛夏,故乳名荷花,又叫英凤,读书后取了个学名叫璇瑛。谢家是个大户,父亲谢锦源自浙江上虞县谢家塘赴沪经商后,很会经营理财,在同加路开设了谢源记棉花厂,生意兴隆。母亲董桂香善于操持家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璇瑛有兄弟姐妹10人,父母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排行第八的璇瑛得不到一般家庭中幼小者所能受到的宠爱。1931年,璇瑛7岁,进绍兴同乡会办的小学读书。五六年级时,全国抗日的浪潮冲击着这位少女的心灵,她开始接触政治与革命,阅读进步的报刊书籍。她还买了有毛泽东、朱德头像的三角形书签赠送给同学。暑期晚上纳凉时,经常能听到她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热血》和《卖报歌》等进步歌曲,并教会了比她小五岁的弟弟。

璇瑛在上海高涨的抗日洪流中,逐渐锻炼成为一名新女性,她向往光明,爱憎分明,生活中始终充满乐观的热情。

1936年,璇瑛高小毕业后,在牛庄路的大同大学附中读书。她每月有3元的月规钱,但舍不得用。学校到家有五六里路程,她坚持步行往返,不乘车子,用节省下来的钱,接济一名父母双亡的同学邓丽妍(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工作)缴纳学费。她除生活俭朴外,待人热情真诚,不像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常和佣人吴妈一起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料理家务,对待吴妈似亲人,以至这位老人几十年后,还一直念叨着璇瑛对她的真情。

1937年10月26日,保卫上海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不得不向西撤退。驻防火车站大楼的第八十一师二六二旅52团谢晋元团,奉命完成掩护任务后,集中到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坚守,多次击退数十倍于我的日军进攻。上海人民轰

胡广兴见状，哪还坐得下，他知道距消泾十几里外的湘城镇上，抗日活动依然十分活跃，湘城的“民运”与“江抗”办事处，正继续开展着建立村级新政权的工作。湘城地区的老百姓已充分动员了起来，准备与日伪进行殊死的搏斗。如今，上个月刚在太平镇造孽的胡肇汉又卷土重来，湘城人民的抗日力量凶多吉少呀！面对紧急的情况，胡广兴只来得及向妻子打了一声招呼，便撒腿就往湘城方向跑。他要赶在胡肇汉他们之前，尽快通知那里的抗日组织迅速转移，免遭敌人的毒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一队接到胡匪密报的从昆山巴城下来的小股日寇，正沿着水路向湘城进发。他刚奔上大路，便被刚靠岸的日寇汽艇发现了，“叭勾——，叭勾——”，日兵迎面向他奔来，子弹呼啸着掠过他的头顶。

“你的站住！”日寇大叫着从前后堵截上来，与胡广兴只有几十步的距离。

胡广兴见状不妙，一个鱼跃，就近跳入旁边的一条小河中，想借着自己娴熟的水性，赶向湘城镇。

但是，日寇的子弹不肯放过他，“叭叭叭”，子弹密集地落在河面上。一颗子弹击中了胡广兴，顿时，整条右胳膊失去了知觉，动弹不得。

胡广兴被捕了。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的，新四军的密探！”日寇小伍长穷凶极恶地左右开弓，一阵耳光，抽得胡广兴眼冒金星，口鼻冒血。

“我不是，我是村里开茶馆的！”胡广兴大声抗辩着。

日本人听不懂胡广兴夹杂着苏州方言的普通话，把他推到刚刚赶到的胡肇汉面前：“这个，新四军密探的干活！逃跑，逃跑的有！”

胡肇汉一见到胡广兴，就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呀，胡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呀？”

“他们说我是新四军密探！”见到胡肇汉，胡广兴以为这下自己可以脱身了。

岂料，今日的胡肇汉与以往判若两人。他睁着一双刚被酒精熏得布满血丝的三角眼，狐疑地打量着胡广兴，说道：“那么你到底是不是呢？”

“胡司令，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胡广兴心里一动，沉着反问道。

“那你跑什么呀？”王群阴沉着脸走上前，乜斜着胡广兴反问道。长期以来，他一直对胡广兴夫妻心存疑窦，始终怀疑他们的涵春阁是抗日的地下交通站。现在见胡肇汉也把疑虑的目光转向了胡广兴，他自是蓬上得力、火上加油了。

“看见东洋人不跑的，恐怕只有你们了。”胡广兴瞪了王群一眼，反唇相讥道。

“那以前你看见皇军可从来没这样慌张过呀！说吧，都老实地说出来吧，



到了伸入阳澄湖中的半岛——莲花垛，准备在此小歇，吃过晚饭后再启程前往浙江南翔。

不料，这13船白花花的大米被胡肇汉的一个亲信康金荣发现了，康一听说是贩米的，立即要渔民跟他们走。渔民觉察苗头不对，急忙抄起橹篙想逃，康金荣拔枪就打，一名渔民当场被打死，另几名渔民也被康金荣一伙拖上岸来，吊在土地庙里活活打死。剩下的渔民见状，哪还敢抗争，于是12艘船摇到了胡肇汉的面前。胡一见12船米，不禁两眼发亮，竟故意倒打一耙，说这米是渔民抢来的。渔民自是据理力争，胡肇汉勃然大怒，命令手下把人船统统扣下，等他发落。

酒足饭饱后，已是半夜。胡肇汉差人拿来香烛，摆开香案，一人站在院子里，双手捧香，对天祷告：这批渔民我明天先杀5个，若天上来云，则说明是冤枉；若天上无云，则不属冤枉。胡肇汉定下这荒唐至极的主意后，第二天，即叫人在一片荒草地挖了埋人坑，先将5个男女渔民活埋。这时，胡肇汉又装模作样地观察天意，见万里无云，便下令将其余28名男女渔民分两批活埋。最后一批渔民见杀场上刺刀滴血，哭声连天，在上岸时便一齐跳河，无奈全被一根绳子缚住，动弹不得，均被心狠手辣的胡匪们用刺刀捅死。一时间，河里血水翻滚，其状惨不忍睹。随后，胡肇汉宣布将大米全部没收，渔船拍卖。

胡肇汉就是这样阴险毒辣，无恶不作，他既要大米，又要“名声”，为了抢米抢得名正言顺，不惜炮制出这一幕令人发指的人间惨剧。

1946年正月二十五日，陆墓徐庄乡王流村徐家独子徐福根从苏北刚回家，胡肇汉匪徒就抓走了他。匪徒们三刀捅死了徐福根。一刀捅在大腿上，一刀捅在嘴巴上，一刀捅在脑壳上。

这时，抗战胜利的旗帜已在全国高高飘扬，胡肇汉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肇汉以“曲线救国”有功，被国民党政府委为青浦县警察大队长，并以东南乡为重点，“清剿”顾复生同志领导的游击武装，破坏我地下电台，残杀我地下工作同志。

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地下武装在苏昆虞一带坚持斗争，十分活跃。胡肇汉重又回到阳澄湖，被国民党任命为吴县阳澄湖区区长兼苏昆虞“清剿”指挥所主任。他定出“剿匪条例”，效仿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口号，狂妄叫嚣，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胡肇汉以抗日功臣自居，拉着队伍趾高气扬地驻扎到苏州娄门外，并在国民党苏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孙天放面前胡编乱造，居功自傲。胡肇汉的骄横撒泼激怒了孙天放，双方差点发生冲突。

孙天放岂能容一个湖匪在他堂堂国军干将面前抢功倨傲？当下，孙天放即命令部下将胡部团团包围，以“抗日已经胜利，汝等不能也无需再有武装”为由，缴了胡部的枪，并将胡肇汉拘押进了姑苏城。